



源於奧運
李漢源

媒體：體育盛事之角色

無論舉辦大型體育賽事、活動或大型演唱會，還是小型記者會或校際陸運會等都會有數張清單，包括賽事前、賽事中、賽事後，均有不同的基礎營運架構去跟蹤：例如活動或賽事前，計劃和組織佔據非常重要的部分，首先籌備團隊需要制定詳盡的賽事計劃和資金成本計劃，做好前期的調查研究工作及可行性分析，定立賽事的目標價值，確定合適的時間及場地等，然後組織者便需要按此清單與各方建立合作關係，例如場地提供、贊助商、媒體機構等，而當中媒體機構其實承擔着比想像中更重要的角色。

說到筆者的老本行體育傳媒，在現代大型體育盛事中，直播比賽對推廣體育的價值是非常重要的，這個過程是透過媒體實現更廣泛地提高公眾與體育產業的接觸，如果奧運會整個比賽沒有現場直播，相信奧運會的價值將會幾乎完全失去，無聲無色地在全世界不知不覺中就完成，這也是國際奧委會願意用超過幾十億美元去製作每一屆奧運電視訊號，而全世界各地電視台也願意花天文數字金錢去購買電視版權的原因所在。

在傳播學角度而言，體育賽事的直播是一個資訊傳播的過程，這個傳播效果直接影響觀

眾感受、反應，並讓觀眾擁有一項基本的人權：「知情權」。賽事組織者必須了解直播是需要包含完整電視工程系統技術，有高清攝像系統、穩定訊號傳輸、準確的剪輯以及多平台播出的能力，才能把高品質的體育賽事帶到觀眾眼前。

在大型體育賽事中，尤其是綜合運動會，新聞媒體中心的設立是連接賽事和公眾的關鍵渠道，媒體中心不僅承擔着傳達賽事最新動態的任務，也為所有記者、攝影師及所有電子媒體人員提供工作空間和所需資源，因此對媒體工作人員而言，對媒體中心服務水平更是有着直接的主觀體驗。首先，媒體中心必須交通方便，能讓媒體人快速到達比賽現場採集資訊；其次，中心內各種功能和工作環境需充分滿足媒體從業員的基本要求：例如國際性賽事，便要提供多語言資料、翻譯服務等工作人員，以滿足不同國籍媒體的需要。

新聞媒體中心的完善設立，良好效率的運作，可以為整個體育賽事媒體的覆蓋、推廣及公共關係的建立提供強而有力的支援，恰當的配置和周到的服務則可以顯著提升媒體工作者的工作效率，從而促進賽事資訊的廣泛傳播，並擴大其對社會的影響力，達到好的宣傳效果。



方寸不亂
方芳

保安知分寸

60歲的親戚退休後不肯帶孫，轉行做了保安，雖然是公公婆婆級的長輩，但年齡不算老，公公做工廈的保安員，婆婆則是停車場的保安員。我們奇怪，幾十歲人「唔睇得」又「唔打得」，捉賊又「唔跑得」，手無縛雞之力，有什麼條件做保安？他們笑說，讀個課程考個保安牌便可以了，平日工作只是巡邏、登記之類，有賊就報警，公司也不會期望他們去捉賊。

然而，也不是所有保安都是上述簡單工作的，也有全情投入還有過之而無不及。最近一宗萬寧保安捉錯賊事件，便男女保安誤會女顧客盜竊，追出頸頸拉回店內調查，事件令社會譁然，作為顧客被屈盜竊，已經很受侮辱了，何況還遭受武力對待？警方已將此事列為普通襲擊。事件令萬寧損了聲譽，很快啟動公關危機處理，向事主道歉之餘，還立即更換保安公司。

20多年前，本人也碰上過類似事件，那是發生在灣仔的連鎖超市，當時的超市還沒有裝上閉路電視，只有門口的感應器。那一次付款後，門口的感應器響起，本人為證清白，重返收銀處，主動開袋讓其檢查（原來法律上市民有權拒絕搜袋），袋內有之前已用了一半的香口糖，可能因為去磁問題，而感應器又太敏感，很明顯是科技上的誤區，保安不成熟、也不禮貌，連聲「呵！呵！呵！」意思是「仲唔捉到你？」法律上若保安沒有任何證據，一口咬定市民是「賊」，而字眼又帶有侮辱性，或有機會涉及誹謗，當年投訴意識不強，也沒去計較什麼不禮貌待遇，雖然超市經理很快就明確是誤會了，經此一役，對這超市有了戒心，日後也沒有再去幫襯。

現在零售店感應器更完善了，還有閉路電視監控，想不到的是，保安常在你左右，還是便衣的；零售店防盜竊是有需要，有些是有心盜竊，有些是長者健忘，但也不能當所有顧客有賊心，保安在這方面是需要加強訓練的。

保安行使責權有幾大？近日已有討論，原來保安與一般市民無異，面對懷疑罪案，不能使用不合理的武力，保安對市民擁護，容易令對方受傷，很難被視為「正當武力」；在店鋪內的調查，要在合理時間內和具合法目的，保安知分寸，報警就是最好的處理方法。



書聲蘭語
廖書蘭

台北風景兩則

回台北總要去泡湯（泡溫泉），我的泡湯經歷從私密度極高的飯店房間內，到溫泉小湯屋，再到面對藍天白雲、青山綠水的野泡或公眾泡湯池；回憶小時候，媽媽帶著我到北投泡湯，到結婚後，熱熱鬧鬧攜家帶眷的家庭泡湯，再到現在一個人帶著簡單的洗潔用具去大眾池泡湯，如此春去秋來不覺過了50年；特別懷念在陽明山上飄著小雪，屋內冒着熱氣騰騰硫磺味的溫泉，心裏哼著一首《溫泉鄉的結他》的場景。

小時候與母親的泡湯，眼裏只有母親，長大後與愛人的泡湯，眼裏心裏只有愛人一個，到後來攜兒帶女的泡湯，雖然忙於照顧孩子，無暇自己享受寧靜的泡湯樂趣，卻是滿滿的幸福感，現在一個人到公眾池，大家都是互不相識的陌生人，人人坦誠相見，曾見有婦人肚皮上刮過的刀疤，也有大腿縫補過的痕跡，這些都是一位位經過人世風霜與歷練的中老年女士，在硫磺的騰騰熱氣中，在木屋外淅淅瀝瀝的雨聲下，我為她們無懼人世磨難堅強的生活點讚。

在曾是校友的胡欣立教授安排下，回「世新大學」拜訪也是校友身份的陳清河校長，陳校長百忙中在翠谷西餐廳請我們午餐，餐後由亦是校友的校長秘書兼廣電系廣播組講師的楊曉雯帶領我們參觀學校建設。

欣逢68年校慶，校園內展示各項辦學成果，環顧翠谷校園四周，當年那一排排矮矮的教室已不復見，除了那隧道、半山涼亭和大禮堂外，在我眼中，其他都是新建成的建築，包括創辦人舍舍我

校長的銅像，他坐在石頭上，一手拿著筆，一手捧著記事本的模樣，十分生動地勾畫出舍我身為報人的一生，校訓「德智兼修，手腦並用」正是他對我們做為一名新聞從業員的期勉。在新大樓和校園之間，瞥見一群群小學弟、小學妹抱著書本經過，這自然天成的景象，呈現朝氣蓬勃、傳承有人的青春生命力。

正巧台灣原住民文化事業基金會（Alian 96.3 原住民廣播電台）的幾位負責人來訪，我們一起參觀世新大學教學發展中心管轄的教學設施，有影音播客直播間、全媒体大樓、智能攝製基地、教學用虛實整合攝影棚、圓桌影音播客直播間等等。

當年我們的課桌椅是比較粗陋的，特別在考試答卷時，桌面的凹凸不平，帶給我們困擾，記得當年流傳一句笑話，話說畢業校友舉辦校友會，邀請成校長出席，場合上高掛着兩句話「一毛不拔，舍我其誰」，成校長看了呵呵大笑！

如今的新世大與時俱進，已有最尖端的教學設備。



陳清河校長陪同胡欣立教授和作者參觀世新大學LED智能虛擬攝影棚。（攝影：楊曉雯） 作者供圖



百家廊
潘鳴

青澀的粉筆頭

當年我們那一茬正念小學高年級的川西鄉村少年，有一種濃烈的興趣和慾望：把自己初略駕馭的漢語文字隨心所欲八方塗寫。那些像春天裏的蒲公英花絮一樣到處散落的歪歪扭扭的字跡，是我們飄忽不定的青澀宣言，是花樣年華不謀而合的共情。

說起來真是汗顏，我們這些偏隅鄉野的孩子心性狂野張力不夠，浪漫的格局太小了。我們從未想過以其他更為瀟灑的方式去縱情「揮毫」。一幫男生只會實打實，癡心迷戀收集粉筆頭，那是支撐我們自由書寫的最心儀的工具。上課時，老師從筆匣一樣的方紙盒裏摸出一支7.5公分長的柱錐形粉筆，通體乳白（偶爾兼用赤橙紅綠幾款彩色），石膏凝體。一轉身，拉開架勢，往黑板上行雲流水板書。細碎粉末隨之如雪霰紛揚，敷在老師的眉眼和衣襟上。粉筆在黑板平面絲絲遊走，轉眼就矮矮下去，最後剩下煙頭樣一小截。老師隨手往牆角一扔，再換用一支新的。一截又一截粉筆頭飛落地面彈射的拋物線，被一束束雷達般的眼光緊緊跟蹤鎖定。下課鈴聲一響，我們如靈貓般一哄而上，伏地爭搶，將粉筆頭一網打盡。但凡上學的日子，每個男生的衣兜褲兜角落裏篤定有或多或少這樣的戰利品。每一枚粉筆頭看上去都像射擊出膛的子彈頭一樣精巧（我們在民兵訓練靶場曾拾到過這樣的寶貝），呈現出漂亮的流線型。當然，換一個比喻，它也挺像噴香可人的油炒花生米。混淆容易生出誤會，我是吃過啞巴虧的。有一回，把炒花生與粉筆頭誤放入同一衣兜，摸出一粒入口便嚼。嚼嚥，粉筆

頭碎成渣沫滿口舌，害得我狼狽不堪哇哇乾嘔了半天。

粉筆頭到了我們手中，被再次啟動能量，煥發生機。放學後，講台上沒有老師，我們擁上台去，猴王稱霸王。一方黑板已被值日生用棕刷拂拭得乾乾淨淨，如同打理培好的一塊平整田畦，等待我們各顯神通去栽種地插。我們擠揉着踏起腳尖往黑板上恣肆塗寫。或高調發表一段當日作文中自鳴得意的句子，或大手筆臨摹幾個從課文中新學的華麗詞藻，或簡單勾畫一幅圓臉娃娃，或整腳地點描幾抹雞鴨豬狗。熱火朝天一塗塗鴉，盡興之後，呼啦啦抹去一切痕跡，如鳥獸散。黑板復歸乾淨而寧靜，看不出一場由粉筆頭卷起的風暴剛剛消停。

放學各自回家的路上，粉筆頭的行為藝術繼續延伸。獨自一人，書寫行為掙脫了拘謹束縛，內容表達更為複雜豐富。有誰課堂上答不出提問被某老師兇了一頓，心中忿忿。好了，此刻把他板着面孔的樣子漫畫到路邊村院牆上，讓老師也出個洋相。故意誇大鼻頭和齶牙，旁註：這是某老師（洩憤也有底線，不敢直呼老師大名）。有誰蹲在一塊巨石邊，把自己最喜歡的名人名言一筆一畫重重摺上去：保爾·柯察金：「當回首往事時，不因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因碌碌無為而羞愧。」雷鋒：「不經風雨，長不成大樹。」有誰跟同學鬥架，難免雞腸小肚，跨上石拱橋，把對手的名字倒懸着寫在欄杆上。首碼「打倒」兩個字。但這純屬多餘，明擺着的，你不「打」，人家已經「倒」了嘛。還有誰，用玫紅色粉筆頭把鄰班一位紮麻花辮子的女生芳名寫在自家後院

的低矮瓦簷上，又用另一塊瓦片蓋住。什麼意思？連他自己都懵懵懂懂。

衣兜裏源源不絕的粉筆頭，我們也曾用它幹過一些受大人們待見的不正事。比方說給鄉間門洞指向不明的茅房標註男女廁，給沒有吊牌的生產大隊代銷店、醫療室、碾房、縫紉舖、配電房逐一描上清晰的門招，讓它們一個個終於名正言順。我們還曾經組團行動，在集體糧倉外黃泥牆上莊重書寫了「以糧為綱，小心火燭！」8個大字。現在看來，這句話前後半句根本構不成連貫關係，語法邏輯上也說不通。但當年我們揮舞着粉筆頭書寫這8個大字時卻無不理直氣壯：以糧為綱，是毛主席講過的，講得真帶勁。那年頭，熬過飢餓歲月的大人娃娃個個心知肚明，糧食，實實在在是天大的事！圍着全村人口糧的倉房是枯草覆頂的土圓倉，最要緊的是什麼？當然是小心火燭啦！出於如此重要的原因和理由，8個大字被我們生列在一起，眾志成城。為了使標語盡可能醒目，我們先專心致志勾描出每一個大字的輪廓，再把所有人積攢的粉筆頭貢獻出來，像金石鑿刻一樣，將花花綠綠的石膏粉一點一點用力磨蹭在筆畫裏，完成嚴絲合縫的填充。為了這個壯舉，男生們空前團結，耗用了3天放學後的漫長黃昏時光。

一幫孩子樂此不疲地野地書寫，支撐這些舉動的潛意識是什麼？是前青春期的激情迸發與釋放，追求越矩叛逆快感，嫩稚靈魂急於宣示自我個性的慾望，以及含混不清的情愫萌動？

粉筆頭，一點一點寫滿鄉野空間，寫滿我們青澀的少年時光。

這小食館真可愛

朋友說日本人在食肆中進食時氣氛靜謐，很有中國古人「食不言」的優良傳統，我說其實近年香港人也有這個優良傳統，很多質素稍為高一點的餐館，食客們也多自律，只是一般大眾化的中式食肆，積鬱了幾十年的中老年食客，飲茶志在一洩心中悶氣，話多了便忘形失控，開大了嗓門也不自覺，如果我們能夠容忍，就發揮到「與眾同樂精神」了，而且香港壽星之多，也正好賴這一族類之進。

法國人講話語聲細氣，一家人進食時從來談話也不愁聲音傳送到第三對耳朵。有家小型餐館，當然不會關注噪音問題，倒是嫌食客進食時氣氛沉靜到令老板夫婦情緒低落，主要是這對東主夫婦十分尊重自己的廚藝，一直在留意食客的反應，很想看到他們舌尖在腮頰裏頭帶有節奏旋動時，在無聲讚賞菜式的美味。

可是令東主夫婦失望的是，自從手機出現之後，他們每次只看到食客們只顧低頭在欣賞手機點按出來的景物，全不用心咀嚼放進嘴裏的食物，腮頰冷漠的反應，令到東主夫婦為費盡心血烹製出來的美食叫屈不已。

一年前開始，小餐館立心強力宣傳店中的美食，不想食客進食時還在分心眼看手機而食不知味，於是貼出告示禁止食客進食時使用手機。

這個大膽指令，初時明知可能會令食客不滿，也不在乎生意大受影響；可是做夢也想不到，顧客反而因此日有增加，不看手機之後，更有胃口多吃點小食，一年後食館結賬，生意比以前還好得多。

也許法國人天生的藝術性格首重情調，大家都有共識，明白小食館出發點有他的善意，不以為是干涉，如果香港食肆有這樣的措施，你說食客會不會望門止步？

小食館東主可真是「大廚父母心」，弄出來的心血精品，就是希望食客好好品嘗，吃得開心。精於廚藝的主婦，有勇氣開飯時禁止家人使用手機嗎？



手機先食已成潮流。 作者供圖



書架客聚
伍呆呆

書架，灰塵與書

有一件趣事：每次我搬新家，或是做新書架的時候，總會有朋友建議我給書架上玻璃門，以減少灰塵，方便打掃。而這樣的建議我從未採納過。

在我剛上小學時，父親用幾塊木板給我做了簡單的書架，放在床頭邊的書桌上，將我有限的課本和作業本在書架上碼放得整齊齊。那時候除了帶着弟弟漫山遍野地瘋玩，最喜歡去的地方是父親單位的閱覽室，地方雖不大，但書架比家裏多，書比家裏多，除了許多紅色的大部頭《××選集》，還有一些已記不清名字的雜誌，只記得有幾本《半月談》，哪怕我根本看不懂，還是翻了一遍又一遍。

後來進了鐵路子弟校上學，學校有着當時算是很闊綽的小圖書館，圖書館裏是有着高高低低的木書架和擺放得密密麻麻的書，就更是令我如癡如醉地沉浸其中，我曾稱之

為「老鼠掉進米缸裏」，除了在「米缸」裏享受徜徉在文字中的幸福，那排排書架也帶給我堅實的可靠的快樂。

再後來有了自己的書架，隨着讀過的書愈來愈多，書架也不斷地增大增多，隨着書的增多，便又聽到給書分類排序的建議。

到圖書館去看書，到書店去買書，書被分門別類自然是方便的。然而我卻是一直沒有給自己書架上的書分類和排序，即便是在我的書架城牆，要架着2米高的梯子爬上去取書的時候依舊沒有給它們分類。常看的一些書，我甚至不將它們放進書架，只隨手堆放在書桌上、茶几上，或是枕頭邊，就連馬桶旁亦擺着2本，以便一面排灰廢物，一面在腦中裝進新物。而在書架上找書亦是我生活的一大樂趣，找書的過程，其實就是對書架上的書來一次仔細的檢閱，其時或許會記起與某一本書相關的回憶，或許會想到某一本

書中的內容，或許會驚喜地發現某一本此前想找而未找到的書……其中的快樂是在分門別類，一眼就能看見的書架上所沒有的。

建議我給書架裝玻璃門的朋友的擔憂是有道理的。時日久了，我的書架上真的會落下不少的灰塵，我卻也極少去打掃那些灰塵。我住的地方多是安靜的，空氣也相對乾淨，灰塵有，但不多，有時候翻出一本許久不讀的書來，上面有一層薄薄的塵，便抓着書在另一隻手心拍打，書頁的厚薄不同，材質不同，拍打出來的「撲撲」聲聽來如同高低起伏的音符一般悅耳。一次我在書架深處找了一套青少年版的世界名著送給一位當時因諸事不順，滿臉都是愁容的朋友，和她一起一本一拍拍打書上的灰塵，拍着拍着，朋友臉上就有了笑容，隨之「撲」地一聲笑了出來。

再看書上厚厚薄薄的灰塵，誰又能說它們不是泛着墨香的時光的索引和印記呢？



欣有靈犀
王欣

再訪上環「百姓廟」

金秋十月，因為要拍攝一部有關香港文節目的緣故，我和攝影團隊多次探訪了上環的廣福義祠。廣福義祠在香港民間被稱為「百姓廟」，又叫濟公廟，是很多喜歡深度遊的朋友來港後，會專門前來拜訪上香的廟宇，其知名度逐漸與位於荷李活道的文武廟齊齊。

1841年香港被英國佔領後，有不少華人來香港謀生，他們急需精神寄託和信仰，1851年，有華人領袖要求港督興建一座廟宇，用來放置先人的牌位，先人靈魂在異鄉得到安頓，在當時的華人界是大過天的要事。

廣福義祠這座廟宇一開始不是用來拜神，而相當於祭祖，就是因為當時的華人在港的生活十分疾苦，有人因疾病或意外身亡時，親友們希望有一個地方可以讓靈魂得到安息，而廣福義祠的功能就是如此，而且寺廟服務的對象是勞苦大眾，於是被稱為「百姓廟」。

根據東華三院助理高級公共服務經理梁中杰先生的介紹，廣福義祠主要有兩個主神，一個是地藏王菩薩，在中國的神話裏，他是管理陰間的一個神明；另一是供奉的是頗受民眾歡迎的濟公。而濟公對於普羅大眾的神明一職的功能，也隨着時代和潮流的轉變而轉變。

香港開埠早期時，濟公主管醫藥，百姓們若有疾病在身，就會去拜濟公，祈求能夠快速脫離病痛的苦海。後來，濟公又被人們定義為主管「人緣」的神明，百姓們於是都來向他祈求家庭和睦、工作事業順利，希望他能帶給自己更多的「人氣」。

原來，濟公在中國不同地方所司的範疇是不一樣的，在內地，濟公就主管疾病和醫藥；在台灣，濟公就是一個財神爺。可見，神明也是要服務大眾的多元化需求的。

現在，在廣福義祠，人們還來這裏拜「月老」。港人遲婚現象較為嚴重，如有人希望求得如意郎君或美女嬌妻，都會來向「月老」求一根紅繩，拴在手上。另外，廣福義祠裏還有一個較少人知道的文物——「虎門」，也就是一個像老虎口一樣的小門。據說，以前由於醫學不發達，父母們擔心子女長不大，遂帶子女來廣福義祠，讓他們從「虎門」穿過，表示已經從虎口逃生，以後都能順順利利地健康長大。可憐天下父母心。

梁經理說，香港有句話叫做：「廟小菩薩靈」，「傳說中，愈是小的廟宇，人們感覺他的神明的力量愈是集中，祈禱就會愈靈驗。」不過梁經理又笑指，廣福義祠不會推廣迷信思想，究竟靈不靈驗，就交給來參觀的善信們去評價。